



四月的台北，天空是霾暗的，每一件高樓大廈，每一個人，都被披上一件灰厚的大衣。

毛毛的雨絲清灑在商人的擋風玻璃上，學生的學號裡也在玻璃上留下一條條的細紋。

十點多了，中心診所的手術房推出第一個傷患。立刻有他的家人擁上，七嘴八舌的圍著主任醫師講個不停。

「順利、順利，一切安好」。主治醫師回答著。

他們還不滿意的問著那躺在床上的傷患：

「你聽得到我的話嗎？」

「你好了點嗎？」

「會不會痛呢？」……。

那病人只是默默的合著無力的眼皮，彷彿一切都與他無關。

「怎麼這麼久呢？」阿順急躁的站了起來，把手指關節都折的吱吱作響。阿順的媽還是坐在那邊遠的角落凝視著窗外，而那雨絲也還是斜斜的飄著。

不久又有一張病牀推出，那是個破了膀胱的病人，也帶走了他的親人。緊接著又是一張病牀被推出。長形的沙發椅上只剩下阿順和他媽。

空氣冷了起來，阿順忽然起了陣疙瘩，奇怪的思

念湧上阿順心頭。會不會手術失敗？會不會失血過多？會不會心臟衰弱導致……會不會……阿順強烈的搖著頭。但為何還不出來呢？像是回答阿順問題似的，一個護士走了出來。

「情況如何？」阿順趨向前問。

「還在進行。」她忙著走開，把阿順丟入重重的沈思中。

那天阿順陪他爸到中心診所治療。阿順的爸（有義）患的是攝護腺肥大症。早上尿液突然不通。為恐導致尿毒，就搭下午五點多的火車北上求醫。

在火車上，有義的膀胱漲滿尿液，每一坐下，那種神經刺激所造成的排尿感，是強烈的，而進廁所後，用盡力量卻擠不出一滴尿液，那更令人瘋狂。有義的臉色是虛白的、無奈的，帶著「真想一死解脫」的神情。阿順看在眼裡、痛在心裡。一再的入廁，一再的失望。當那後面的識別燈亮出一個紳士形象時，阿順知道此時他爸正在盡最大的力量，只為了將體內的尿液排出。阿順想像著那膨脹滿尿液的壓迫感，那排不出尿液的震憤，這出生嬰孩都會的原始本能啊！阿順的腦海浮現出他爸爸握緊著拳頭，頹然的打在牛欄

的玻璃上。一陣的絞痛，就像樁木撞擊在阿順心房，就像萬針穿透阿順的肺腑。阿順緊咬著牙別過頭去，開始啜泣著。

火車強烈的震了一下。「爸，您要抓穩，務必抓穩。」阿順心中吶喊著。不自覺的咬著拇指，那齒印兩輪並排著，深深陷入肌肉中，也烙入阿順的心房。

有義暮然走回阿順身邊，從朦朧的眼神中，阿順看到父親額上的汗珠溢在歲月的溝溝中，它們彷彿閃爍著，閃爍出父親一生的辛勞與疲憊。

「板橋了，快到台北了。」有義淡淡的說著。

下了火車，台北希爾頓首先映入眼簾，但阿順只覺得十分黯然，走過漫長的地下道，搭了計程車，沿著忠孝東路飛馳著。兩旁的路燈放出暈然的燈光，一切都似乎寂靜入夢了。

「爸，但願等一下值夜醫師能解除您的痛苦，讓您也能擁有一個平安舒適的夜。」阿順虔誠默禱著。

「急診掛號、住院……」阿順急切的說著。

「先填表格，繳保證金八千元。」那值夜老人不慌不忙的回答著。

在各種手續表格的填寫中，阿順聽到父親的踱步聲在偌大的醫院中迴響著。宛如一個戰場上的傷兵在呻吟著。

「爸，請再忍耐一下，就快好了。」阿順急促的填著。

有義的回答是無力的，值夜醫生的問話是簡明的，接著阿順看見診斷書上飛快的記下了父親的病徵。

不知是誰說的：「當病由醫生口中說出時，它就在你的身體內蔓延。」阿順深深的體會著。

扶著身心俱瘁的父親走出急診室，值夜護士帶領有義父子到病房。待阿順幫父親換上睡衣後，值夜醫生來了，帶著所須的藥物和儀器。

空氣是凝重的，壓的使人透不過氣來。醫生的口氣是嚴肅的，燈光亮的彷彿能穿透有義的心靈、和自尊。

導尿管一寸寸的插入尿道，也扭曲了有義的臉孔，不多時，遇到了阻力。每次硬插入後，在鑷子放鬆往上移時，管子也隨之滑，一試再試都是如此。

「在我將鑷子往上移時，妳也拿鑷子來固定導尿管。」醫生浮躁的對護士說著。

如是；管子在不能滑出，強硬插入的情況下，遂

有血絲縷出，伴著每一次的插入。

阿順的喉嚨哽咽了起來，不自覺的緊握住父親的手。淚水盈溢眼眶，阿順的心在淌血。

「爸從您的手中，我得到了生命力，但願現在我也能藉著緊握的雙手，將生命力傳回給您。」阿順一字一淚的說著。

說著說著，那管子竟神奇的通過了腫大的攝護腺插進入了膀胱。尿液隨及順著管子流入塑膠袋中。值夜醫生緩緩的吐出一口氣。望著那不斷流入的尿液，阿順從沒想到他們竟是如此的可愛。

痛苦的熱浪退潮了，一切再度平靜。送走醫生後，阿順看到安祥呈現在父親的臉龐上。阿順會心的微笑著，也許是太疲勞了，那微笑竟轉為阿欠。

接著幾天，阿順陪父親作心電圖，X光及各種檢查，以決定父親是否適合開刀。由檢查顯示父親的心臟衰弱，但醫生們討論後，仍決定開刀。

今早，阿順的媽很早就來了。當阿順洗完臉後，護士通知準備開刀，主治醫師也來了，逐一的為父親介紹心臟科、腦神經科、麻醉科等數位醫生。整個病房站滿了人。

八點十五分，阿順和媽攙著父親至手術房門口。

有義笑著說：「不必擔心，我馬上回來。」那種口吻就像他只是要去為阿順買糖果，哄騙愛哭的阿順。阿順和媽也陪笑著。看到有義的身影消失在手術房的另一側，阿順和媽無言的坐了下來。

壁上的鐘沈重的敲了十二響，一個護士將父親的病牀推入手術房。阿順忽然恐懼了起來。

「媽」阿順求援似的叫著。

阿順的媽只是握住阿順的手，凝視著手術房的門扉，那眼神一如有義般的自信。

「呀」一聲，有義躺在牀上被推出手術房，阿順的情緒激動到極點。天啊！阿順的父親帶著氧氣罩，病牀的四腳還各掛一個滴液筒，似乎在昏迷狀態。

阿順想問醫生，父親怎麼了，但只覺得喉頭再度的哽咽了起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倒是主治醫師拍著阿順的肩膀，微笑著說：「不必緊張，手術完全成功，你父親只是暫時麻醉，不久就會醒過來。」

阿順不禁和媽相擁而泣，他們的淚水交織著，如同窗外的雨絲，在玻璃上流下一條條的細紋。